

梅蘭芳與程硯秋

張 或 弛

南腔北調兼容並收

最近這些年來，梅蘭芳陰魂不散，報章雜誌，不時刊有伶王梅蘭芳生前種種，死後如何的文章。在「無腔不學程」，蔚然成風，寶島紅氍毹上，程派京戲，佔據極大比例的此時此地，大夥兒還在一窩蜂力捧誤上賊船，抑鬱而終的梅蘭芳，似乎有嫌冷落了四大名旦居其次的程硯秋了吧。

因此，當中外雜誌九卷五期，刊出了王培堯先生廣徵博引，感人至深的「羅癭公與程硯秋」一文之後，筆者一口氣將它讀完，當下便有耳目清新，大快人心之感。其實，以梅蘭芳與程硯秋相提並論，無分藝事、人品、走紅的程度，對於當時以及後世平劇影響之深鉅，兩人可謂各有千秋，並為一時之瑜亮。甚至於，除了梅蘭芳出道較早，戲齡比硯秋為久，本錢較程硯秋略足，及其一度為程硯秋之師而外，在其他的各方面，程硯秋尤且比伶王更擅勝場，超過梅蘭芳之上。

就梅程的藝事而言，兩位名伶都是以創新腔，排新戲見長，可是，在創新腔這一方面，梅蘭芳却罪大功少，程硯秋則罪少功多。這話怎麼說呢？略通平戲門徑的人都知道，青衣之謂「青衣」，在崑曲中又名正旦，那是因為青衣必須一本正經，板起臉來唱的。青衣的行頭，除了「彩樓配」、「大登殿」之外，便祇有青衣一襲，青衣在舞台上不許調笑諠浪，更沒有所謂花腔，青衣的調門是正工字調，扮相講究秀麗端莊。因此，早年會有一句俗話：「臉孔板得跟青衣一樣」，由而可知，按規矩青衣就該板起臉孔一板一眼的唱。

但自梅蘭芳被南通狀元張謇三呼梅郎，又由許多達官顯要，軍閥豪客捧成了伶王。首先他就打破了梨園行的老規矩，使青衣脚色也能壓倒鬚生，掛起了頭牌，可以獨挑一班，主演大軸，使正主子鬚生武生反倒爲他跨刀。再則，由於青衣成爲主角，戲份就必須加重，於是央人編新戲，創新腔，花樣翻新，出奇制勝。因爲必得如此這般，方始能使從前唱倒數第三碼子，或替鬚生、武生配戲的青衣，長遠在戲班裏佔據主角地位。談到編新戲，憑良心說，爲梅蘭芳編戲的齊如山，實略遜於順德神童，故都名士，詩文雙絕，著作等身的羅癭公。此所以，「鎖麟囊」、「文姬歸漢」、「紅拂傳」、「青霜劍」等戲，不但情節遠勝於齊如山爲梅蘭芳所編的「天女散花」、「嫦娥奔月」，而且，羅癭公所編的戲既有明確主題教育意義；尤富文藝氣息。程派新戲流行至今，猶仍盛況不衰，遠在梅派新戲之上，其原因亦即在此。至於新腔，如所週知，梅蘭芳是專有編腔之人，由他們挖空心思，迭創新猷，大抵不外拚命加板，連胡琴過門拖腔都一惟新花樣是尙，有時候難免會跳出本調，不知其何所唱，成了個脫節落架，硬山隔嶺之勢。還有個最大的毛病，便是顯得了耍腔就顧不了字眼。自來青衣的唱法要點，必須將字四聲陰陽，發音歸韻，唇舌吞吐，控縱宏細，剛柔正背，像這樣的唱法，那就沒個聽不真切，辨不明白的。然而花腔一出，青衣唱出來竟無字有聲，普通老戲中連尖團字都一片模糊，分不出唱的是什麼字句來。讓初聽戲的永遠聽不明白，演電視平劇還得打上字幕，成了發揚國粹，提倡平劇的莫大窒礙，毛病，正是出在新腔上面。

反過來看程硯秋，爲了事實需要，當然對他也得創新腔，但是創新腔的風氣係由梅蘭芳所開，程硯秋不過跟進而已，不能數他爲罪魁禍首。此外，則程硯秋在創新腔上，居然還有兩項歪打正着的特殊貢獻。其一，是按照唱青衣的一脈相承，歷代師承，唱出來的字眼全是中州韻，梅蘭芳如此，程硯秋亦然。然而，到了程硯秋成大名以後，他便因襲譚派老生的唱法，將湖廣音字法，加進了中州韻之內，後來他再推陳出新，又添上了崑腔南

曲的唱法，遇有陽平聲字，便用低工尺低出陽收，使嗓音氣力的運用更加便當。經此一改，南腔北調兼容並收，等於講北平話的變成了說普通話，反倒能收普及之效，使南方人聽京戲也有親切之感了。

抽絲墊氣荒腔走板

第二，京戲的嗓音調門，從高到低，原分正工調——工半調——六字調——六半調——扒字調——扒半調，



，妃貴揚飾中「酒醉妃貴」在芳蘭梅
。一之作名成氏梅為

一共是六種。程硯秋民國七、八年間在北平初登台的時候，他唱二簧調門還在六半調之上，唱西皮還可以唱到六字調。十二年他成了大名，唱「六月雪」裡的反二簧，尤能唱到六字調以上，唱西皮則能唱到工半調，可是民國二十四五年間他一發胖，那調門便成反比例的每况愈下了。抗戰以前他竟然一落千丈唱到扒字調以下，上海人因而笑稱這是「扒扒調」，更有人譏之爲鬼音。問他何以故？程硯秋每每言不由衷的說：

「我是覺得用這種最低的調門唱出來，方始合於悲哀的劇情。」

這當然是無可奈何推脫的話，其實誰都知道平劇唱法講究的是高亢爽朗，唱的人得神完氣足，使盡混身解數，而使聽衆聽來盪氣迴腸，心曠神怡，起一種興奮鼓舞的打氣作用，卽令是悲劇，也要唱得激越蒼涼，調高響逸。不作興唱那蚊子哼哼的靡靡之音的。民國初年譚鑫培跟陳德霖合唱的那齣二進宮，一老生一青衣，一般兒的盡唱「二簧」，二簧高亢，且角頂駭怕唱，所以有「且怕二簧」的說法。可是人家陳德霖有好嗓子，真本錢，從譚鑫培唱「站宮門聽學生細說比方」起，譚叫天便逐句拔高，讓他所唱的調門扶搖直上，陳德霖不甘示弱，他也陪着步步高升，直上雲霄，這種唱法在梨園行裡叫「對哨」，足能使觀衆聽得遍體舒暢，興奮萬狀，飄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況。像這樣功力悉敵，旗鼓相當，讀者不妨瞑目試想，聽起來該是多麼過癮，何等的令人激賞？

程硯秋因爲「嬌」軀發胖，衷氣不足，不得不請通天教主王瑤卿爲他新創「如泣如訴，餘音嫋嫋」的鬼腔。他的道白既不痛快，唱工又不甚悲哀，殊不料反倒給沒嗓子，不够料的羊毛（梨園行稱票皮）大開其方便之門，無分高矮胖瘦，男女老幼，祇要能够哼唧唧，誰都可以自我標榜爲程派，倘若能在低調門和花腔上多用點功夫，那就不妨以程派名票自居了。此所以，梅蘭芳創新腔造成了推廣平劇的阻礙，程硯秋創新腔，居然能使平劇益發普及，這真是他二位當年所始料不及的事。由而推論梅程對於平劇的貢獻，就當前事實平心而論，

程硯秋確實大大的超前。

不過，「這話又得說回來了」，在梨園行裡，像程硯秋這樣的哭音鬼腔，當然是不足為取，尙且要引起同行嘻笑怒罵的。像程硯秋那條嗓子，不但祖師爺照舊賞飯喫，而且還能大紅大紫，從通都大邑唱到歐洲列國去，無疑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。因此程硯秋也就經常成爲同行老輩背地裏調侃譏笑的對象。老牌鬚生言菊朋，四十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，就此氣虛力弱，等於倒了噲，他也跟程硯秋一樣的另創新腔，用最低調門唱陽平聲字，推說是遵照譚鑫培的唱法融入湖廣音，其實還不是避重就輕，偷工減料。可是此老却專一的好滑稽詼諧，愛嘲笑別人。有一天他在上海哈爾飛戲院後台出了一個上聯，讓大夥兒對對看。那上聯是：

抽絲墊字大喘氣

衆人一聽就知道那是取笑程硯秋的「扒扒調」的，誰也犯不上得罪程大老闆，因此大夥兒全都不吭聲，言菊朋一催，便直在推說：

「三爺（言菊朋行三），您這對子着實難對，咱們確是對不上來。」

其實言三自己早已把下聯想好了，聽衆人這麼答時，他便笑道：

「那麼還是我自格兒對吧，列位看是對『荒腔走板不搭調』如何？」



程硯秋在羅公家苦學時攝。

「抽絲墊字大喘氣」，對「荒腔走板不搭調」，着實形容逼真，令人絕倒，可是也把程硯秋和普天之下的程派羊毛給挖苦慘了。

梅蘭芳的三世隱痛

再說扮相、身段和武功，亦即平劇中「無動不舞」之舞。梅蘭芳臉蛋俊秀，身材適度，向有美男子之稱。他還有一個天賦的名伶本錢，那就是無論怎樣熱法，他的臉上決不會起油出汗。卽令是炎夏溽暑，一連演了兩個鐘頭的重頭戲，下場時回到後台他既不需再敷脂粉，重整花鈿，也不必揩汗揮扇，喝口涼茶，他大概是心定自然涼吧。休息過了再度上場，觀眾見他依舊姿容有如牡丹初綻，艷光四射，以爲他必定重新化過了妝來，實則他是依然故我，並未裝扮。

程硯秋可就沒這一份天賦了，他屬於高頭大馬型，身材魁梧，「嬌」軀又胖，初次看程硯秋戲的人，多半會爲他的巨無霸式佳人身姿引得發噱匿笑，倘若見到他廬山真面目的，尤將十分驚訝，像他這樣一條體重在二百磅以上的胖大漢子，怎生扮出個千嬌百媚的俏佳人來？然而祇要他在舞台上來幾個身段，耍幾下水袖功夫，頓時便令人如醉如癡，渾然忘却他是一位够標準的燕趙男兒。因此曾有人說：「程硯秋在台上是藝術，而在台下研究他的將是一門學問。」身材和嗓子絕對够不上唱青衣的條件，而他偏能克服兩大缺陷，紅遍國內國外，那就不能不承認他確有真才實學，他是在憑真工夫賺大錢。

有兩則小故事，可以說明程硯秋和梅蘭芳所練的武功都到了什麼程度。抗戰以前，平津鐵路沿線各火車站上的搬運伕，俗稱紅帽子的，成羣結黨，橫行霸道，他們動輒一團而上，大打羣架，也不知有多少旅客喫過他們的虧，有苦無處投訴。某次程硯秋從北平到天津，在車站被一羣紅帽子團團包圍，爭先恐後要代他拎取行李

衣箱，跟程硯秋同行的正要上前代他交涉擋排，那羣紅帽子已經認出他便是紅極一時的程硯秋，他們仗着人多勢大，竟嘻皮笑臉，跟程硯秋勾肩搭背，當衆調戲起這位名青衣來，這可叫程硯秋火冒三千丈，忍無可忍，他揮拳就打，一拳就把一名紅帽子擊倒在數尺開外，紅帽子們頓時就蜂湧而至，揚言非揍死這小子不可，鬧得天津車站秩序大亂，然而程硯秋却不慌不忙，挺身應戰，轉眼間又被他擊倒了五名紅帽子，餘衆嚇得四散奔逃，祇是混亂之中他的衣箱也不見了。可是翌日消息不脛而走，程硯秋痛懲紅帽子也就傳誦遐邇，人心大快，由這一架即可知他的武功是有相當火候的。

反觀梅蘭芳，他却有個祕密，就因爲他足踝乏力，連刀馬旦的基本功夫——躡功都不曾練好，所以梅蘭芳一生不會動過躡功戲。只有一回，捧他最力跟他關係曖昧的銀行家馮耿光過小生日，在馮家客廳擺了兩桌酒，在座的都是親近親友。梅蘭芳禁不住大家一再起鬨，央他即席彩唱，還指明了要他扮一齣「打麵缸」裏的周臘梅，也就是說還非得上躡不可，梅蘭芳實在推却不過，便面帶笑容的答應了。可是他一上躡亮相，登時便東歪西倒，前仰後合，就跟新年裏跑旱船的一樣，還險險乎沒從高躡上直栽下來。於是滿座主客哄堂大笑，連梅蘭芳自己也忍俊不住，跟着衆人一道笑了起來。

談到梅蘭芳、程硯秋兩位名伶的人品，拿兩人的出身來說，那程硯秋是沒落王孫，世家子弟，梅蘭芳則是梨園世家，三代爲伶。梅蘭芳的曾祖父梅鴻浩倒是做過一任安徽懷寧知縣，可是他的祖父梅巧玲、父親梅明瑞，和他自己却是三輩子都在梨園行，而且全唱旦角。由於滿清朝廷，將官吏狎妓懸爲厲禁，達官顯要就只好把他們的不正當感情洩之於像姑，像姑者，像姑娘也，其後訛稱相公。當年像姑賤業幾乎全由旦角所兼營，所以梅家三代都曾在「堂子」裏呆過，不可告人之事直到民國以後，仍還在梅蘭芳身上不絕如縷，方與未艾，北洋軍閥，北洋政客，金融巨子，富商巨賈會爲梅郎入幕之賓者屈指難數，所以最低限度，梅蘭芳在這一方面確有

不盡的隱痛，無法保全清白的紀錄。何況還有浪婦嬌娃，屢屢用盡心機，不惜花費，要想喫他這一塊天鵝肉，而他每每力不從心，連連的作「我真對不起妳」的抱歉，可見得梅蘭芳對於「食」下一字，其難言之隱多矣哉。

蓄鬚拒演有段內幕

程硯秋可就跟他大不相同，因為他出生於遜清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他比梅蘭芳小十歲，因而也就受了無其數的罪。一位與程硯秋言交數十年的翁偶虹，曾經寫過一篇「玉硯秋霜」的小文，他說：

「硯秋私生活之嚴肅，伶工中堪稱並世無儔。與余言交數十年來，迄未聞有穢行。況每值南下搭班，從未攜眷相隨，是在他人不啻絕好機緣，而硯秋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」

便在程硯秋痛懲紅帽子後，曾有人稱之為「一役」，寫了篇文章，加以讚揚，其中有云：

「從那一役起，程硯秋『有種』出了名，替那些一向忍辱苟安的伶人們出了烏氣。幸而他幼工甚深，又保養身體得宜，一向不近女色，不然也要吃這批亂黨（按指紅帽子）的虧了。」

讀過以上所引的兩段，對於程硯秋男女之間的私生活，也就可以思過半了。

王培堯先生寫「羅癭公與程硯秋」，副標題為「可貴的師生風義」，止此一句，已足表揚程硯秋實為義伶。其實，據筆者所知，程硯秋的尊師重道，恪盡師生風義，還有不少感人至深的佳話。譬如「彩雲曲」的作者樊樊山（增祥），清末民初和羅癭公同為故都名士，也曾力捧程硯秋，不時指點教誨，所以程硯秋對他也敬事師禮。民國二十年樊樊山突患中風，纏綿病榻，程硯秋聞訊以後，不論每天怎樣忙法，必定抽出空暇，到樊公館去親侍湯藥，他居然能保持一日也不間斷。是年樊樊山不治身死，老人一生清白自持，遺下寡媳與兩孫，偏

又家徒四壁，幾至無以殮葬，喪事雖由樊樊山生前友好李準（字直繩，曾任廣東水師提督，三二九黃花崗一役助虐爲惡，慘殺革命黨人七十二烈士的罪惡禍首。不過辛亥之役，廣州起義，他又在大澈大悟之餘向革命軍輸誠，驚走兩廣總督張鳴岐，以廣州城獻，然後蟄居天津爲寓公。）和傅增湘（治籜）等人料理。但是程硯秋却仍舊盡心盡力，他親爲樊樊山備殯殮，築佳城，其後對於樊樊山的遺屬猶且不時周卹，照顧得非常之週到。

很多人都讚譽梅蘭芳在抗戰時期，爲了表示他不屑與日本軍閥爲伍，闡明忠奸不兩立的國家民族大義，竟至蓄鬚峻拒日人威脅利誘，誓不演唱。梅蘭芳的這一段學生最光輝燦爛的一頁，詎料在抗戰勝利以後，終於被日人和久田幸助無情的揭穿。

和久田幸助能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，因而被日本軍部視爲廣東語文專家，戰時被徵召服役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他便被派加入香港佔領軍的行列，在香港佔領軍報導部擔任藝能班班長。在那一段時期，他負責統制戰時香港的劇藝工作，因此之故，他和時在香港的我國名伶與影星，經常保持接觸。

戰後，和久田幸助發表了他的回憶錄，詳述他和梅蘭芳交往的經過。民國三十年日軍佔領香港，和久田幸助曾經去找過避難香港的梅蘭芳，當時，梅蘭芳坦白的告訴和久田說：

「我搬到香港，正是因爲不願捲入政治漩渦，今後我希望過安靜的生活，如果一定要我作任何演出，將會使我非常之爲難。」

人無可詣閉門臥雪

和久田聽後，立刻表示他充分瞭解梅蘭芳的立場，所以他和梅蘭芳彼此約定，儘量使他能安靜的生活，決不勉強他登台演唱。後來，和久田又曾幾度往訪梅蘭芳，還在一起喫過幾次飯。有一回，梅蘭芳在閒談中向和



程硯秋裝照在，台見徒高頭
大馬一，亮相便覺他嬌小玲瓏。

久田透露他的心意說：
「我家原來住在上海，想回上海去，希望你替我辦一辦手續。」

和久田欣然應允，很快的替梅蘭芳把手續辦好，備妥了護照，讓他從香港回到上海去了。這是民國三十一年，那時候，日軍早已進入上海租界，上海全市都在日本皇軍的佔

領之中。

問題在於：和久田幸助頭一回去找梅蘭芳的時候，即會開門見山的向他提供三點保證，保護他的生命財產，尊重他的自由意志，決不損害他的自尊心。和久田甚至露骨的說：

「如果梅先生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作法，想去重慶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即刻無條件的讓梅先生到重慶去。」
那是一個投奔自由，返回祖國懷抱的大好機會，然而，梅蘭芳却並不會提出此一要求，相反的，他是主動

的要去上海，從日軍佔領的此地轉移到彼一地。

程硯秋的處境却和梅蘭芳大不相同，而且兩人的表現也各有千秋。程硯秋熱愛祖國，又復生性耿介，抗戰初起他來不及逃出危城，陷在北平，他不等日本人找上門來，先就公然表現他義不帝秦，憎恨日人侵略的強硬態度。他一遇見日本佔領者，立刻就的眼睛閉上，表示他不屑一見。這件事被人密告到日本佔領當局，使日酋爲之勃然大怒，可是也曉得他終將拿一身傲骨的程硯秋無可奈何，因此在一怒之下下了一道命令，嚴禁佔領地區的各廣播電台播放程硯秋的歌片，所以抗戰八年期間，整個淪陷區就聽不到瘋靡全國的程腔。程硯秋他自己對此毫不在意，日本人找不到他，他正好免却麻煩，八年間他隱居青龍橋，親自下田務農爲業，閒時讀讀書寫寫字，熬過那一段艱難危險的歲月。

日本軍方禁止各電台播放程硯秋的歌片，臨到後來反而造成了一宗抗戰佳話，上海名票王準臣的一位千金王蕙衡，學程腔學到維妙維肖，幾可亂真。她會灌過四張八面「鎖麟囊」，三十四年夏天輾轉流入故都北平，電台偶一播放，立刻便轟動了北平九城，都說日本人怎的將程腔解禁了呢？當下爭相走告，議論紛紛，後來還是老於程腔者聽出了王蕙衡所唱的稍嫌氣弱，這才發現原來是酷肖程腔而非程氏所唱。不過當時就有人說：日本皇軍一佔北平就禁止電台播放程硯秋所唱的戲，如今程腔終在電台播送，可見得勝利在望，日本皇軍敗降的期日已不在遠。說也奇怪，果然其後不久日本便宣告無條件投降，失地重光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又在北平九城到處飄揚。

程硯秋在北平淪陷時期，離羣索居，平時既不大出門，也很少跟親戚朋友往還交際。祇有一位前任戲曲學校校長金仲蓀，他也陷在北平城裏，由於金仲蓀學問好，詩文俱佳，曾經給程硯秋編過新戲，所以程硯秋敬之以師禮，他不時的進城探望探望，而且每一次去都盤桓很久，因爲兩人同樣的蒿目時艱，憂心國是，都有滿腹

的悲憤和悵悶。在那一段時期金仲蓀寫了不少的詩，其中不乏慷慨多懷的佳作。

三十三年冬天，一日天降大雪，程硯秋懷念北平城裡那位年老體衰的金仲蓀，他特地約了翁偶虹同往探視，那一天金仲蓀又出示一首他的新作，憂國傷時，在悲痛中流露頹唐。從這首詩裏，可以窺知淪陷區不甘爲順民的炎黃子孫生活與心情：



程硯秋與其夫翁偶虹，
為葯壇一對標準夫婦。

「一飯艱難老更饑，偶
饜脫粟似芑羔，不辭竟日爲
詩崇，拚却餘年與病魔。世
肯相忘真似贅，人無可詣趾
初高，閉門臥雪尋常事，未
覺衰安意興豪。」

當時程硯秋和翁偶虹讀
過這首詩，都情不自禁的感
慨歎歎，翁偶虹玩味金仲蓀
詩中的語氣，他私底下跟程
硯秋說：

「我看金先生的大限快要到了。」

勤練苦學無人可及

後來他請金仲蓀寫一幅字留作紀念，金仲蓀便將這一首詩題贈給他，來年三月，春暖花開，金仲蓀果不其然一病不起。從此以後，程硯秋又少了一處可以走動走動的地方了。

程硯秋唯一的嗜好是飼鴿，他在北平家中飼養得有一羣鴿子，每天一大清早起來，程硯秋總是親自放鴿，他仰臉望着羣鴿在空中迴旋翔翔，藉此機會作深呼吸，弔嗓。程硯秋所飼的鴿子多為白羽，其中有一隻珍種名曰「踩雲盤」，毛腿毛脚，白茸茸的一團，顯得特別可愛。當七七事變，抗戰軍興，故都北平淪陷以後，程硯秋避到市郊青龍橋種田去了，行前他把他所心愛的鴿子分贈愛好此道的諸親友，連「踩雲盤」都不曾留下。轉瞬八年，抗戰勝利前夕，那隻陰違八年的「踩雲盤」居然飛到青龍橋來了，當時就有人說鴿子是和平之鳥，「踩雲盤」的歸來必一定是抗戰勝利，北平重觀天日的預兆。不久，這個預兆果然又應驗了。

時今在寶島最受歡迎的「鎖麟囊」一劇，裏面的新腔都是程硯秋自編自造，而請通天教主老伶工王瑤卿一審定的。王瑤卿住在北平大馬神廟，跟程硯秋家很有一段距離，苦在王瑤卿有阿芙蓉癖，他夜裏一燈如豆，欹榻猛抽，要到深夜午時方始精、氣、神三者俱够，必得這時節他才能够替程硯秋低吟淺唱，琢磨新腔。深更半夜沒處雇車，程硯秋只好安步當車黃夜就教，往往琢磨到天色拂曉，五點來鐘，再與辭歸去。當時北平地面不寧，夜間經常有攔路打劫的強盜出現，程硯秋多走夜路當然難免闖上。但是他仗着一身的功夫，却能了然無懼，有一回他被強盜給攔住了，程硯秋立刻奮身與鬥，將幾名強盜一一擊倒，演出了有驚無險的一次午夜劫盜。

程硯秋誠如王培堯先生文中所述，幼年時候因為父死家貧，「寫」給老伶工榮蝶仙為徒，而由羅癭公為之贖身，加意培植，拜梅蘭芳，程德霖為師，再請王瑤卿給他說戲。程硯秋對待師門王瑤卿的恭敬虔誠，實足令人感動。王瑤卿晚年得了個寒酸症，一到秋天就犯。犯時祇有用坎離砂薰灸始可消滅，北平有個專賣坎離砂的

藥舖，座落在北城德勝門裏，離王瑤卿家相當的遠，可是全城祇此一家，別無分號。王瑤卿每次發病，都由程硯秋親身爲他去買藥。德勝門內近什剎後海，深秋寒塘，蒲柳蕭瑟，別有一番淒婉落寞的景緻。程硯秋每回買藥歸去，總喜歡在什剎海畔流連徘徊。他曾經說過，鎖麟囊裏有許多新腔，全是從那兒得來的靈感。

梅蘭芳的家庭生活固稱和睦，可是他畢竟鬧過福芝芳和孟小冬兩女不共一夫的家庭風波。所以在這一方面他又比程硯秋略遜一籌。程硯秋的家庭可以「母慈子孝、夫敬妻賢」八字作爲形容。他的寡母在晚年很享了些福，夫人是果湘林的女公子，成婚於民國十二年舊曆三月十一日，婚後兩夫妻相敬如賓，伉儷情深，稱得上是郎才女貌的理想姻緣。

程硯秋在北平和他的果氏夫人舉行婚禮，也是當年轟動一時的盛事之一。他在結婚以前，先在西河沿排子胡同買了一幢新宅，農曆二月二十四日行聘，大媒是梅蘭芳夫婦，聘禮一共是四十八畝，珍寶首飾，四季衣服，彩色斑斕，琳瑯滿目，在大街上排成老長老長的隊伍，引得大街兩側觀者如堵，嘖嘖稱羨。由排子胡同程硯秋新宅一路鑼鼓吹打，徐徐行進。老長的禮物車隊由排子胡同直趨大外郎營坤宅。

梨園行的婚禮儀節

結婚之日，女家特請陳德霖、吳順林、余叔岩、時慧寶四大名伶送親，乾坤二宅完全遵照梨園行的老規矩辦喜事，新人的花轎抬到乾宅，無數來賓在宅內走廊兩旁排列成行，大廳下擺了四桌酒，由送親的陳德霖等先進大門，各據一席，然後新郎程硯秋必恭必敬的向四位送親人磕頭，陳德霖他們便高高上坐，直受不辭。新人花轎進大門後，一直抬到洞房門口，大媒梅蘭芳上前扶新人下轎，入洞房後房門立刻關上。

拜天地自有一套梨園行的繁文縟節，而且絕對禁止外人偷窺，禮畢，方始打開洞房之門，來賓一湧而入，

爭先恐後的向一雙新人道賀。凡此梨園行成親的老規矩，祇怕時今圈裏的朋友，所知者也不多了吧。

程硯秋夫婦成嘉禮的那一天，故都名旦，幾於全部到齊，諸如陳德霖、余玉琴、田桂鳳、王瑤卿、梅蘭芳、王琴儂、朱幼芬、荀慧生、尙小雲、朱琴心、王蕙芳、九陣風、朱桂芳、姚玉芙等，計達十餘人之多，因此有人說那一次婚禮其實是舉國的名旦大會。

王培堯先生寫程硯秋的家世、出身，已經相當的詳備。筆者所可補充的只是程硯秋在全家五弟兄中排四，所以友輩同行之中稱他程四、四哥或四爺。還有就是程硯秋在榮蝶仙的門下起先無異小廝僮僕，偶一犯錯就立遭笞楚，他很喫了不少的苦，不過總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再則羅癭公初見程硯秋演唱，心知他將來必成大器，是在北平的天樂園。替他贖身以後，羅癭公在程硯秋的身上確曾下了不少的功夫。不論春夏秋冬，陰晴雨雪，羅癭公每天天不亮就把程硯秋喊起床，親自帶他到天橋南邊窰台一帶喊嗓。喊過了嗓回家再上胡琴，調嗓子，一直到快吃中飯的時候為止。

用罷午餐，羅癭公睡午覺，程硯秋便獨自個兒上梅蘭芳家，梅家請得有崑曲教師，程硯秋在梅宅學崑曲。然後喫過晚飯上戲園子，等到他一上場，羅癭公早已跟朋友們坐在固定的位子上等着了，他聚精會神細看程硯秋的身段，諦聽他的唱工和道白，不時跟他那些內行的朋友悄聲討論。戲唱完了羅癭公再把程硯秋帶回家，一老一小認真研討當晚的演出還有什麼值得商榷的地方。

然後程硯秋抽空眯一覺，可是他一到午時必定自動醒轉，悄悄的披衣起床，開大門出去，直奔王瑤卿的家裏。因為王瑤卿教戲的時間是在午夜以後，天亮以前，程硯秋在王瑤卿那兒悉心學習，三四點鐘趕回羅宅，解衣上床才睡那麼一眨巴眼功夫，羅癭公又叫他起床上天橋窰台喊嗓去了。

像這樣日以繼夜，勤奮不輟的學習生活，程硯秋竟然接連過了五六年，他使通天教主王瑤卿視他爲得意弟

子，往後居然享譽數十年而不衰，這一份成就決不是偶然倖致，一蹴可就的。王瑤卿每逢提起他的這位高足程硯秋，他總是這麼欣然色喜的說：

「當初程四學戲的那股子勁，那真是任誰也比不了，只有他能常年累月每天不斷的用功。記得他排『文姬歸漢』的時候，把胡笳十八拍譜進了二簧；我確實費了不少的勁兒，想出來的這主意，不用說一定是很難學週全的，可是程四偏能在還沒十分純熟的時候天天自己琢磨。有時候發現程四忽然不知去向了，大夥兒忙着找，這才知道他是躲在僻靜暗角落裏，或者是茅房裏頭，自格兒打板小聲的唱哩。人問他你這是做什麼呀？他總是笑笑說這兒清淨沒人攪鬧。唉，像程四這份用功的勁兒我生平就沒見過第二個。——還有一件事，那時節他打住處上我這兒來，必得經過八大胡同一帶，深更半夜的，羅先生怕他撞見窺姐兒會生邪念，叫他繞道兒走。由煤市口進大馬神廟東口到我家來，這一繞道就得來回摸黑多走一兩里路，程四居然真能聽話，他決不走八大胡同過。不是今兒個我替程四誇口，我敢於說，唱旦的講究戲的身份兒（按指規矩），如今真得數他！」

鴨綠江畔得病不起

寫到這裏，似乎應該補敘一筆我國之有四大名旦之由來，四大名旦係指梅蘭芳、程硯秋、荀慧生和尚小雲。大概是在民國十七八年，上海大東書局辦了一份戲劇月刊，便以四大名旦論為題，請劇評家蘇少卿寫一篇文章。那時候四大名旦的年紀都在三十上下，論戲齡則全有十年以上的歷史，四大名旦中以梅蘭芳獨佔春光之先，理該居於首位。不過程、荀、尚的名次安排就煞費躊躇了。因為荀慧生和尚小雲同時起家，年紀戲齡都相當，這兩位名伶的名次就已經夠難安排的了，何況程硯秋的頑意兒確在荀尚之上，却是他出道較荀尚為晚，年紀又最小。蘇少卿曾邀集同好集思廣益，衆人自難免意見分歧，後來還是蘇少卿極力主張比較四大名旦的藝事高



。目面來本的芳蘭梅——一之子男美大三國中

低決定名次，經過大家一致同意，方始定下了梅程荀尚的次序。然而在四大名旦裏面荀慧生和尙小雲的藝事實是在難分軒輊的，何以會荀居三而尙居末呢？事後蘇少卿回想，許是梅程荀都是陽平，唯獨「尙」是去聲，平

平平仄，梅程荀尙，說起來比較順口。當「四大名旦論」一出，果然尙小雲不甘殿後，大爲不樂。不過十餘年後蘇少卿又爲文章解釋的說：梅程荀尙實已一語成讖，由於到了抗戰時期，在敵僞盤踞的淪陷區裏，梅程荀尙

恰好成了他們相繼輟演的順序。抗戰既起，梅蘭芳首先赴港，程硯秋在北平賣行頭，歸隱務農於後，再接下來便是荀慧生與尚小雲。

或謂梅蘭芳曾經兩度出國演唱，將我國國粹帶到日本、美國和蘇俄，為我國平劇掀起過一陣高潮，而為中國梨園行裏從所未有之事。其實，程硯秋也曾出過國，他在民國廿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元月十四日，由北平乘北寧路火車，經西伯利亞轉赴蘇俄、德國與法國，他那次行程的任務是考察歐洲戲曲音樂，初步溝通中西藝術交流，他還曾應邀赴法國尼斯參加國際新教育會議，在柏林和尼斯分別演唱過一次，因此他那趟歐洲之旅居然還是半官式的。在這一方面，程硯秋似乎也可以跟梅蘭芳扯平了。

抗戰勝利，國土重光，息影多年的四大名旦紛紛東山再起，又度出現於紅氍毹上。尤其程硯秋和梅蘭芳，以愛國名伶的號召，鋒頭之健，一時無兩。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揭幕，程硯秋且曾應邀演唱一次堂會戲，為全體國大代表擊節欣賞，這實在是他一生之中最值得驕傲的一次演出。

可是由於中共播亂，大陸局勢迅速惡化，梅蘭芳和程硯秋從而又陷在竹幕，前者是誤上賊船，後者是不及逃出。當中共開過了其所謂第一次偽人民代表大會，決定利用戲劇作為宣傳工具，梅蘭芳首先被任為偽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、兼人民代表，再兼臨時協商會議代表，實則利用他作為工具而已，程硯秋、麒麟童和俞振飛，則分別給按上華北、華東、華中分院院長的名義，伶人做了紅朝偽官，却是思想言論行動一概不得自由。旋不久韓戰爆發，在中共的「抗美援朝」大鞭策之下，從梅蘭芳以次有名氣的紅伶，全都被驅上戰場勞軍。程硯秋和楊寶森合成一班前往，兩人方被押解到鴨綠江邊境，就因為受不了攝氏零度以下嚴寒的侵逼，楊寶森得了骨結核，程硯秋尤其心機堵塞與慢性肺炎併發，兩位主角雙雙病倒，勞軍戲班子自然而然的散了。程硯秋和楊寶森同被遣回北平，兩人各自生的這一場病一拖便是五年之久，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十日楊寶森先送了命，得年

才四十九。三星期後的三月九日，程硯秋也溘然長逝於「北京醫院」，享年方祇五十四歲，在四大名旦之中，他是年齡最小，却又是最早辭離人世的一位。

